

五

這書一路交代得清楚。雕弓寶硯無端自分而合。又自合而分。無端的弓就硯來。又硯隨弓去。好容易物雖暫聚。尚在人未雙圓。偏偏一個坐懷不亂的安龍媒。若要從聖經賢傳作工夫。一個立志修行的何玉鳳。又要向古寺青燈尋活計。這也不是那燕北閒人無端弄筆。也不知道是天公造物有意弄人。上回書費了無限的周折。才把安龍媒一邊安頓安貼。却說何玉鳳自從守着他母親的靈。在安家坟園住下。有他的義娘佟舅太太合他乳母陪伴。一應粗重事兒。又有張太太料理。更有婢子婆兒服侍。到也不冷落。又得安太太婆媳時常過來閑談。此外除了張老在外照料門戶。只有安老爺偶然過來應酬一番。等閑也沒個外人到此。真到成了個禪關掩落葉。佛座穩寒燈的清淨門庭。姑娘見住下來彼此相安。便不去問那找廟的消息。只是他那好動不好靜的性兒。起初何嘗不弄個香爐焚上爐香。坐在那裡想要坐成個十年面壁。怎禁得心裡並不曾有一毫私心妄念。不知此中怎的便如萬馬奔馳一般。早跳下炕來了。舅太太見他。只個樣兒。又是心疼。又是好笑。那時手裡正給他做着那認乾女兒的那雙鞋。便叫他站在一旁。不是給煉燒烙銼。便是替刮刮漿子。混着他都算一樁事。實在沒法兒了。便放下活計。同上張太太帶兩個妻子了環。和他從陽宅的角門出去。走走望望。回來又掉着樣兒。弄兩樣家常菜他吃。也叫他跟着抓燒。到晚來便講老話兒。說些古記兒。引得他困了好睡。睡不着一會給他抓抓。又給他拍拍。那麼大個兒了。有時還攬在懷裡。罷卜着睡。那舅太太也沒一些兒不耐煩。那消幾日。把姑娘的臉兒保養得有紅有白。心窩兒體貼得無憂無慮。人人都道是憐恤孤女的一片心腸。我只道這上是天報復孝女的一番因果。你只看他這點遭際。我覺得比入閣登壇。金闈紫誥。還勝幾分。你道這話怎麼講。人生在世有如電光石火。講到立德立言立功。豈不是併不朽的事業。但是也得你有那福命去消受。那不朽的那福命。但生一分妄想。定遭一番拂意事。守分安命。順時聽天。開恩有得之言。便是有那福命計算起來。也吾生有限。浩劫無涯。到莫如隨遇而安。不貪利不圖名。不為非不作孽。領些現在的機緣。到也是個神仙境界。曾聞有个人在生德行浩大功業無邊。一朝數盡。投到關王殿前。關王便叫判官查他的善惡簿。那判官稟道。此人善簿堆積如山。惡簿並無一字。閻

王只把他那善事的事由。看一看說道：這人功德非凡。我這裡不敢發落。只好報知值日功曹。啟奏天庭。請玉帝定奪。少時值日功曹把他帶上天庭。奏知玉帝。玉帝天眼一看。果然便向那人道：似你這等的功行。便是我這裡也無天條可引。只好破格施恩。憑你自願。我叫你俾心如意便了。那人謝了玉帝。低頭一想。說道：不願為官。不願修仙。但願父作公卿子狀元。給我萬頃莊田。萬貫金錢。買些秘書古畫奇珍雅玩。合那佳有美酒擺設名園。同我的嬌妻美妾。叫兒喚女。笑燈前不談民生國計。不談柴米油鹽。只談無情無休。何思何想的。天外天。直談到天荒地荒。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那時再逢開闢。依然還我這座好家山。玉帝遲疑道：論你的善緣。却這不為妄想。只恐世界上沒這樣人家。他世界之大。一定有的。玉帝聽了大喜。立刻下位。向他打了一躬。說道：我一向打量沒這等人家。你既知道一定有的好極了。請問這人家在那裡。就請你在天上作吳天上帝。讓我下凡托生去。據這笑話聽來。照這樣遭際。玉帝尚且求之不得。那何玉鳳現在所處的。豈不算個人生樂境。那知天佑善人。所成全他的。還不止此。且說那舅太太合只姑娘。這等消磨歲月。轉瞬之間。度過殘歲。又到新年。舅太太在年前忙忙的回家去料理舉了年事。便趕回來。姑娘因在制中。不過年節。安老爺安太太也給他送了許多吃食東西。舅太太同張太太帶了了環僕婦。哄他抹骨牌搶狀元。籌再加上包者。餚餚作年菜。也不曾得過閒空。再說安公子已經成人。又添一個張金鳳。帶了兒婦度歲。自有一番更新氣象。過了元旦。舅太太合張老夫妻分投拜年。安老爺也來回拜。并看姑娘。過了正月。春晝初長。一日安太太無事。合媳婦張姑娘過來坐談了一會。只見外面家人抬進兩只箱子來。舅太太便道：這是作什麼呀。又給我們娘兒們送禮來了。安太太笑道：倒不是送禮。因指張金鳳說道：我們親家太太是知道的。我娶這房媳婦的時候。正在淮安。那時候將就完了事。也不曾給他好生打幾件首飾。做幾件衣裳。如今到了家。日天也長了。我才打點出來。大衣裳呢。都交給我縫作去了。幾件裡衣兒。合些腳鞋。不好交出去。我那裡是一天不斷的事。我想着舅母合我們親家幫幫我。又解了悶兒。張太太見張羅他女兒。忙說使得。舅太太道：姑太太你等着我們商量。你們兩親家一個疼兒媳。一個疼女孩兒。我放着我的女孩兒。不曾扎裏我。你們白出的是什麼力。叫你們給我多少工錢。哪玉鳳此時承安老爺安太太這番相待。心中自是不安。巴不得借件事兒補報一分才好。聽舅太太如此說。便道：娘不要這般說。我們也是天天白闕着。都是家裡

的事怎麼合人家要起工錢來了。你老人家要怕累的荒，我幫着你老人家張羅橫豎這會子縫個縫兒，跳個帶子，釘個鈕扣兒的，我也弄上來了。說着又向安太太道：大娘只管留下罷，我娘不應我替他老人家應了。安太太連說很好。張金鳳便過來給他道了一個萬福，說我的事情到勞動起姐姐來了。我先給姐姐道謝，等完了事，再一總結舅母磕頭。玉鳳姑娘笑道：我們兩個是誰，你還合我說這些。舅太太看了才笑着說道：罷了，看着我們外甥媳婦分上，幫幫姑太太罷，便叫人把箱子打開收點。姑娘也帮着歸着，他只管一團高興，手目不停，也夢想不到就是忙自己的嫁妝。從第二日起，他便催着舅太太動手。舅太太便打點了一件件的，分給那些僕婦了頭做起來。自己合張太太也親動手，姑娘看着這裡又幫了那裡。一日天陰，一時大雨，舅太太道：照這雨下得天黑，我們歇工，再點什麼罷。張太太道：你讓我把這底給他納完了罷，說着手裡那麻繩把個針拉脫落下來了。穿了半日也沒穿上，便央花鈴兒道：好孩子，你給我穿穿，你看我的眼鏡，目要不得了。姑娘看見一把手接過來道：拿來，波你一個針，也值得這麼累贅。說着果然兩手一逗就穿好了。丟給張太太就走，口中說我幫我娘做菜去了。將走得兩步，張太太就嚷起來了。說：姑娘你回來，我那麼老長個大針，你一穿給咱剩了半截子了。姑娘聽了，也覺說異，花鈴兒就灣腰向地下揀起來道：這不是半截兒嗎？原來姑娘着了心，手指頭肚兒上些癢，使了點兒勁，就把個大針拗了兩截兒。姑娘自己看了，也不覺大笑。且說安老爺安頓下姑娘，得了工夫，便擇定日子，先給何老夫妻坟上栽樹，一面又暗中給姑娘佈置他要我的那廟宇。那時已接着鄧九公的信，說臨期准于某日動身。約在某日可以到京。張金鳳又把這事向公子說明原由的話，回復了公婆。老夫妻聽了歡喜，向公子有一番的勉勵教導。公子此時是前度劉郎，今又來，惟有恪遵親命，靜候吉期而已。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之間，重陽節近。安老爺見諸事有了頭緒，才略放心，便合太太商量要過去，向何玉鳳開談。列公此時自然要聽安老夫妻見了姑娘，這話究竟從何談起。這話非一時三言五語可盡，先把安家這所莊院交代一番。等何玉鳳過來，方不至辨不清門庭。原來他家這所庄院本是三所，自西山迤運而來，儘西一所是個極大院落，只有幾處竹籬茅舍，菜田稻田。從牆外引進水來，灌那稻田菜蔬，是他家太翁手創的。一個閑話桑麻之所。往東一所是個亭園，樣子竹樹泉石之間，也有幾處座落，大勢就如廣渠門外的十里河西直門外的白石山庄一般。這兩所自安太

翁去世安老爺因家中事落人口無多便與一個捐班候選道員史觀察居住再往東一所便是安老爺現在的住宅。他這新住宅門前遠對着一座山峰。東南上有從漳沅秦乾下來的一股來源。流向西北。灌入園中有無數的杉榆槐柳映帶清溪。進了大門。順着一路羣房。北面一帶粉牆。正中一座角瓦隨牆門廡。四扇屏風。進去一個院落。因西邊園裡有個大花廳。當日這邊並不曾蓋廳房。只一溜七間腰房。左右兩間各有便門。中間茅堂。東兩間安老爺靜坐之所。西兩間為安老爺合些學生講學的絳帳院。中西門裡另有個客座。給公子作了書房。過了腰房。穿堂一座。垂花二門。進去抄手遊廊。五間正房。便是安老爺夫妻內室。再從遊廊往東。裡面安公子合張姑娘住。舅太太來時。便在西院一樣的那一所居住。上房後層。正中佛堂。其餘房間作為闕房。以堆東西。合僕婦了環的下房。佛堂後面一座土石相間的大土山。界了內外。另有一個小角門鎖着不開。是他家眷到家祠去的路。山後一道長街。東首有個向東的大柵欄門。便是這庄的後門。對着那座大山。便是他太爺的祠堂。左右羣房。都有成窩兒的家人住着。從後門順着東邊界牆。向南有個箭道。由那一路出去。便是馬圈廚房。再出了東首的隨牆門。便到大門了。這就是他家這所庄院的方。再表安老爺當日在青雲山訪着了何玉鳳。便要護送他。扶了他母親靈柩重回故里。與他父親合葬。不要姑娘一段心事。當下便合安老爺說了約法三章。講明到京葬了父母。許他找座廟宇。廬墓。起身。才肯一同上路。安老爺看透他的心事。只得且順着他的性兒。合他覆水為誓。一路到京。盤程。如果依他這句話。不但一個世族千金。使他寄身空門。不成件事。我所謂報師門者安在。所謂報他者又安在呢。便說眼前有舅太太親家太太。以及他的乳母了。環伴着他。日後終究如何了局。再言不依他這句話。罷慢講他那性兒不肯干休。又何以全他那一片孝心。圖我那句千金一諾。何況承都九公褚大娘子的一番美意。還要把他合公子聯就姻緣。如今先失了這個信。任是都九公怎樣年高有德。褚大娘子怎樣能說會道。似這是益發無望了。安老爺日夜放在心裡尋思。一日才想了個兩全的辦法。密合太太議妥。便在緊靠他太爺祠堂兩旁。折去羣房。照樣蓋起兩所小四合房。來東首一所。便給何玉鳳作了家廟。西首一所。作為張老夫妻住房。便算他兩個日後百歲歸居的樂土。不一日修蓋完工。鋪設齊全。老夫妻看過。見一切位置妥當。心中大喜。恰好這日舅太太那裡的活計。也做得了。叫戴媽將箱子送過來。太太便合老爺說明。要趁個機緣過去。因

叫戴媽回去致意。說少停我親自過來打發戴媽走後，便帶了張金鳳先行。到了那邊，見了姑娘，世故幾句，作為無事。只合舅太太親家太太說些閑話。又提到姑娘滿服快了，得給他張羅衣飾。舅太太道：「不勞費心。我女孩兒的事，我早已弄妥當了。姑娘聽了，一想果然日子近了。我覺甚麼簪子衣裳都是小事。到我這廟，怎麼不聽的提起了。難道我父母下了葬，我還在這裡住不成？才待合安太太說話，只見安老爺帶了一個小童進來，彼此見過。老爺坐下，便望着姑娘道：「姑娘大喜。何玉鳳一驚，說：「伯父，我還有什麼喜事？」老爺道：「你說的那廟，我竟給你找到了。姑娘這才轉驚為喜。忙問在什麼地方，離我父母的墳地有多遠？」老爺道：「我共找了三處，就中兩處，我先有些中意。特來合你商量。一處離此地有一里來地，還不為遠。廟中只有一個老尼，開房也有幾間，却是附近的那些作長短工的，及做小買賣的人包租的，你原為圖個清淨。這處要想清淨，却是不能。姑娘道：「這處不妥。」安老爺道：「一處大約更不合式。第一離這裡過遠，座落在城裡，叫作什麼汪芝麻胡同，也不知是賀芝麻胡同。當日那庵裡的老姑子，原是在嫁出家，他丈夫還時到廟裡來住。如今那老姑子死了。他這個徒弟交遊甚廣，認得的王孫公子極多。廟裡要請一位知客代書，並且說帶髮修心的都使得。他廟裡一年兩季善會，知客是要出來應酬施主的。姑娘你想這如何？是我這樣人家去得的。姑娘道：「不必說了。還有一處呢？」老爺道：「那一處却更近了。又怕姑娘不肯。這廟就在我家姑娘笑道：「伯父，家裡怎麼有起廟了？」老爺道：「姑娘你却不知。我家這座庄園後牆，却是一座土石相間的一個大山。山後隔着一道長街，方是圍牆。那山外牆內本有我家一座家廟。如今我就在靠着我家廟，給你暫且收拾出一個清淨地方來。便是你伯母合你張家妹子來着也近便。我們舅太太合親家太太，更可以保你常久同居。離你父母的墳更不遠。你看這處如何？」姑娘聽了，一想，還是到他家去了。正在猶疑，只聽他乾娘問道：「姑老爺說的，這是那裡呀？不是挨着戴媽媽他家住的那一小所兒啊？」老爺道：「可不就是那里？」舅太太道：「姑娘不用猶疑了。聽我告訴你。他家前後兩個大門，裡面不通。方才說的這地方，正在他家後門裡頭。那房子另有個外層門，還有二門，沒那麼個清淨地方兒了。除了正房供佛其餘的屋子，由着我們愛住。那里住那里，離你父母的墳，比這里遠不多。況且門外週圍成窩兒的家人，又緊近着你媽媽的住房。比這里還嚴謹呢。就這麼定了罷。」姑娘見他乾娘說得這般合式，便道：「既這樣，就遵伯父的話罷。」等我過去再謝伯父。

伯母安太太道什麼謝不謝要是這般定規了好趣早兒收拾起來老爺笑道正是姑娘却不可叫我白花錢鈔姑娘笑道你二位老人家見我那句話說定了改過口但是我得幾時搬過去老爺道這到不忙在一時我算着姑娘是二十八滿服恰好就是這天安葬這个月小建索性等過了初一圓坑初二日正是个陰陽不將三合吉日你就這天過去當下說定安老夫妻回家便在這裡暗暗的排兵佈陣舅太太便在那邊密密的引綫穿針虛頭双控看看看到了何

老夫妻安葬之期事前做了兩日好事那日姑娘便奉了父母合葬一番悲痛不必細表姑娘脫孝回來舅太太便催着他洗浴姑娘道我這頭天天篦衣裳沒幾天才換了的都不用了舅太太道姑娘說什麼話這安佛可得潔清再說也去這一年的不吉祥姑娘只得依着舅太太又把給姑娘打的簪子作的衣服一一試妥當了到了這日安太太合

媳婦也一早過來帮着料理一切完畢正談明日的事忽見晉升跪過來回道舅太太大家打發車接來了說舅太太立刻回去舅太太滿臉驚慌道什麼事呀晉升回道奴才也問過他說不知道什麼事只說的務必求舅太太今日回去才好安太太也慌了說到底底是怎麼了舅太太道家裡沒個正經人我倒得走盡只是偏巧在今日那裡這麼巧呢姑

娘先說道娘有事只管去罷這里事都妥當了況且還有伯母媽媽在這里難道還去了的我不成安太太道說的也是今晚留你妹子在這里陪着你罷舅太太覺得去在兩難便道我且去明早起回來罷說着忙忙的換了兩件衣服僱齊了車去了這里安太太走後便留下張金鳳作伴吃過飯後點上燈來二人因明日起早便也就寢一宿無話却

說安太太次日次日者即前所稱十月初三日陰陽不將三合吉日也自此回第十四頁起第二十纜交五鼓幼讀射燕等篇見其文繁節得疑非一日畫六時所能卒事及讀此博乃合既奠而虞禫而吉以及婚禮中令之所謂下茶通聘奠雁送妝迎娶古之所謂納采問名納吉音請期親迎說舉于一日之內兼後知禮諸篇之不足疑也十三妹之言也則家所喜的亮哉

早坐了車燈燭輝煌的來請姑娘進廟恰好姑娘梳洗已畢安太太便催他吃些東西穿好衣服一面叫跟的人先過那邊去伺候又留人在這裡照應東西自己便同姑娘上車張太太母女隨後也上車出了楊宅大門一路奔那座庄院後門而來姑娘在車裡看那座門時原來乃是極寬大的車門那車一直拉進去門裡

兩旁也有幾家人家却都閉着門戶便望見庄院那座大土山對面正北果然有他家一座家廟東首有一座是个小廟的様子車到門前站住安太太說到了姑娘隔着車玻璃一看只見那座小廟約莫是五間中間廟門却不是山門

樣子。起着个鞭子脊的門樓兒。好个禪院。光景門前燈球。照如白日。安太太合姑娘下了車。等張太太母女到了。便讓
姑娘先走。姑娘笑道。到了這裡。可沒我先走的禮了。能仁寺門口山血海之旁行納米開名之禮吉山正讓着安老爺

同張親家從二門裡迎出來。說姑娘不用讓了。隨我先到各處照照。等到屋裡再讓。說着便在前引路。前頭两个小廝
打了一對風燈。又有个女人拿着手燈。照着姑娘。只得扶了人。隨老爺穿過那壓大門。兩旁一看。都隔着一溜板院。那

板院裡也透着燈光。都像有人在裡面。再向前走。對着大門。便是一座小小的門樓。迎門曲尺板牆上。四扇碧綠的屏
風。上面貼四个鮮紅的斗方。上寫着歡喜地。未盡歡喜圖先益雅喜地四个大字。正中屏風不開。西首隔着一道板牆

東首轉進去。便是正殿院。落上面三間正房。東西六間廂房。順着正房兩山。两个墻角門進去。一邊兩間耳房。正院
裡墻前十字甬路。四角還有新種的四棵小松樹。姑娘看了這地方。收拾乾淨。心下甚喜。安老爺指着道。姑娘你看這

正面是个正房。東廂房是个客房。西廂房便是你的座落。其餘作个下房。這邊還有个夾道兒。通着後院。姑娘你看我
給你安的這家。可還合宜。姑娘嘆道。還要怎樣。只是伯父太費心了。說着又向四圍一看。只見各屋裡都點着燈。只有

那三間正殿的房門緊閉。因問道。這正殿上到不點个燈兒。老爺道是卯時安位。此時佛像還在我家前廳上。等到吉
時安位。再開這門。此時關着。防个不潔淨。姑娘聽了。覺得這位伯父想得到家。便請大家西廂房坐。老爺合太太也不

謙讓。便先進去。姑娘隨眾進來一看。只見那屋子南北兩間。都是靠窗火炕。北間隔成一個裡間。南間順炕安着一个
矮排插地裡。外間炕上擺着坐褥。炕桌兒地下也有油漆桌椅。那裡間條桌上放着茶盤茶盃。又擺着一架自鳴鐘。四

壁糊飾簇新。只有堂屋正中八仙桌跟前。挂着一張條扇。一幅雙紅碰箋的對聯。僕婦們端上茶來。姑娘忙道。給我自
己接過來。一盞盞給大家送過茶。到了張姑娘面前。他道。姐姐怎合我也鬧起這個禮兒來了。姑娘道。這就算了我的

家了。張可憐到此復投張姑娘道。說算姐姐的家。可也只好就只一遭兒罷。說着大家歸坐。安老爺合張老爺靠桌坐下。
安太太便陪張太太在南間挨炕坐下。姑娘便拉了張姑娘坐在桌上相陪。看那挂的字畫。只見那幅對聯寫道。果

然因緣因結果。空由色幻色非空。姑娘看了這兩句。懂了。姑娘懂了自呼為懂。耳過目而不深。思自來天分不由得
一笑。我原為我這地方。近着父母的坟塋。清淨。誰到是信這些因果。哪也呀。空的盞盞。提呢。又看那張畫兒

只見上面畫一池清水周圍畫着金銀散寶闌干池裡出着三枝蓮花那兩枝却是並蒂的姑娘看了不詳這畫的故
事又見橫寫着四個篆字姑娘認不清竟便問道伯父這畫是什麼典故安老爺見問說道只可叫作並蒂雙開並蒂
花我此時先不告訴你呢又笑道姑娘你不見上面那四個字寫的是七寶蓮池這池裡的水就叫作八功德水這是
西方救度眾生離苦惱的一個慈悲源頭原來此老也姑娘聽了也不求甚解但點點頭張老爺見這些話插不上嘴
便站起來道我過那邊兒幫他們歸着東西去早這兒弄完了好讓戴奶奶他們早些過來說着一選去了東方就漸
發白起來安老爺看鐘已交寅正二刻寅正說叫個人來一時華忠戴勤兩個進來老爺分付道天已快亮了你們把
那正房門開再打掃一遍二人領命出去安太太叫人到洗手水大家淨了水老爺出去回來道姑娘到正殿上去看
罷說着大家出了西廂房天已黎明姑娘看出這座房子一切俱是簇新心裡益發過意不去便同大眾上了台階進
門一看見那屋通連三間正中靠北牆安着一張大供桌桌上先設着一座雕着細刻的大木龕龕裡安着一座佛床
順着些供桌左右八字兒斜設兩張小桌因佛像還不曾請來那供桌在東西牆角放着正中設着八仙桌上面鋪着
猩紅氈子東西山牆一順擺了八張椅子正中地下鋪設地氈拜墊姑娘自來也不曾見進廟安佛是怎樣一個規矩
這個連在下也沒只說是找個廟我看守着父母的坟住着那知安老爺大鋪排起來又不知少停安佛自己該是怎
樣個儀注心裡早有些不得主意正在躊躇只見張進寶跪來稟道回老爺山東萍蓀縣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的鄧九
太爺到了還有褚大姑爺合姑奶奶也同着來了當下但見安老爺安太太笑逐顏開安老爺先問在那裡呢快請張
寶進回道方才九太爺到了門口兒先問何大老爺何太太安了葬不曾奴才回說上月二十八就安葬了姑娘今日
都請過這邊兒來了九太爺就說我可悞了因問奴才何大老爺的坟地在那邊奴才指引明白九太爺說等我先到
坟上去磕過頭再過來安老爺聽了便要趕過去張進寶道老爺此時就過去也來不及了奴才已經叫人過去回明
張親家老爺又請大爺過去了老爺道既然如此叫人看着如到了先進來回我一句因向太太說道這老年兄去年臨
別之時曾說等姑娘滿孝他一定進京來看姑娘我不想竟真來了太太道他老人家九十歲了實在可難為人家大
概他姑爺姑奶奶也是不放心跟了來的原來他前幾天就到了那褚大娘子帶着他那個孩兒依鄧九公定要在西

山我个下處住下。他借此要進寶珠洞。登慶崖瞻禮。天下大師塔。還要看紅葉。是安老爺不肯讓他在外住。便把褚大娘子留在遊廊西院兒住下。鄧九公褚一官便在公子書房下榻。他已經合安老爺遊了个不耐煩。姑娘是苦于不知如今忽然聽見師傅來了。更覺驚喜。一時便有人回張親家老爺陪了九太爺過來了。老爺連忙迎了出去。安太太便也拉了姑娘同張家母女迎到當院。隔着二門。就聽得鄧九公連說帶笑的嚷道：「老弟。你可想壞了我了。」又是一句好話。可謂大忠。若又聽老爺說。我算定了老哥必來。怎得來的這般早。九公道說也話長。說着已進二門。大家迎見。只見他不是前番的打扮了。脚登寬納轉底三衝的尖靴。米湯色的春綢袷。黑頭兒絳色庫綢羔兒皮缺袷袍子。草上霜吊混腫的裡發外燒馬褂兒。胸前挂着一盤金線菩提的念珠。又一個漢玉圈兒。拴着三寸來長的玳瑁鬚梳兒。殺種羊帽四兩重的紅纓子。上前帶着他那武秀才的金頂兒。褚一官也衣冠齊楚的。跟在後面。因到安老爺這局面地方來。也帶上个金頂兒。他却是黃河開口子地方賑捐九公給上了二百銀子。議敘的个八品頂戴。九公們進來見過安太太等。便走到何玉鳳跟前道：「姑娘我爺兒兩別了整一年了。我時刻惦記着。你說着從腰裡扯出手巾。擦了眼睛。又細一看。姑娘說好。你臉兒也胖了。姑娘也謝他前番的費心。此番的來意。正說着。褚大娘子已到。戴媽那裡完了事。也跟過來。便搽了褚大娘子進來。後面還跟兩三个婆兒。且說褚大娘打扮的花枝招展。連他跟的人也都不穿新鞋的打扮着。安太太作了个久別乍會的樣子。褚大娘子見過眾人。便過來見姑娘。只見他頭帶了時粧的珠翠。身穿件淺桃紅碎花綾子。棉祇兒套一件深藕色的綉綢銀鼠披風。繫一條松綠洒綵。灰鼠裙兒。西湖光綾挽袖大紅小泥兒。鑲鑽兒。出落得面如秋月。體似春風。配着他那柳葉眉兒。杏子眼兒。玉桂般鼻兒。櫻桃般口兒。再加上鬢角上那兩點硃砂紅痣。合頸頰上那兩點酒窩兒。益發顯的紅白鮮明。香甜美滿。褚大娘子一看。心裡說他那裡還是一年頭裡跑青雲山的十三妹呢。裝在褲子裡。變無應樂陶。誰敢自好。其養敢自容易。胖。二人相見。一時性情相感。不禁都落了幾點淚。姑娘道：「我只道你臨別時。那一軀我今生再見不着你了呢。」褚大娘子道：「我今日遠來。可是大喜的日子。我們不許哭。」安老爺道：「請進屋裡坐下。談罷。便往正房裡讓大家進了門。分个男東女西。鄧九公褚一官張老安老爺便在東邊一帶椅子上坐了。褚大娘子張媽媽何玉鳳安太太便在西邊一帶椅子上坐了。安太太也叫張金鳳搬了个座兒坐下。鄧九公先應酬了閑話。又贊個房子。

只聽安太太向九公道：「你這大年紀，這遠路還驚動姑爺姑奶奶同來，都是為大姑娘。九公道：「二妹，你別提了。我原想月裡頭就趕到的，不想道兒上遇了幾天雨，到了涿州，又合我們同行的喝了一場子，不然昨日也就到了。誰知過盧溝橋，那稅局子磨了我個日頭平西，趕到南海淀，就上燈了。幸而那裡有個親戚在他家住了一夜，今日四更天就在這裡趕的，還好趕上今日的事。安老爺道：「老哥來的甚巧。今日正有事奉求，說話時聽得那鐘已打了卯初二刻，老爺道：「我們且作正經的罷。便道：「玉格呢？公子在東廂房聽得父親叫，連忙上來。安老爺分付他道：「是時候了，論理該你姐姐恭請入廟才是。但他不使自已到外面去，況且他回來還得跪接，你替他去也是該的。又道：「這樣吉祥事情，你可以借穿我的公服。」親迎攝威禮也非親迎而攝威他們家幕那部三禮彙通或有之我則未之前聞。公子答應了一聲，便走。何玉鳳來就覺得這事過于小，題大做如今見穿起公服來了，便問安老爺道：「伯父回來，我該怎麼樣？」安太太道：「大姑娘都有我招呼你呢，你只依着我就是了。姑娘當下只望着請了佛來，只見從東邊先進來兩個家人，分左右站着，把定大門，便聽得外面脚步之聲，先進來了四個穿衣戴帽的家人，手執一炷大香，分隊前引，後面便是安公子身穿公服，引了人抬着兩座彩亭進來。屋裡早有僕婦們捧着個金漆盤兒，搭着個大紅袱子，上面放了個小檀香爐，點得香烟繚繞。安太太拉着姑娘左右首跪下，把那香爐盤兒遞給姑娘捧了。姑娘此時是怎麼教怎麼做，捧了香爐跪在那邊，不免偷眼一見，看那些抬的人，把彩亭安在檐前，把紅撒了出去。看那彩亭裡有兩座不多高的佛像，只是用紅綢空罩着，却不看見裡面是什麼佛。後面那彩亭抬的却似件扁扁的東西，又平放着，不像是佛，也蓋着紅綢子。那時安老爺也換了公服，同大家站在廊下，分付請公子便到彩亭跟前，將西邊那位請進門來，安在那張八仙桌兒上首。次後又將那位請來安在下首。安太太便叫人接過姑娘的香爐，說：「姑娘站起來罷。」姑娘站起，仍向外看，又聽安老爺向九公道：「老哥幫我罷。」說着二人走到後面彩亭前，把紅綢揭起，原來是一長一方的兩個紅錦匣子。九公捧了長匣兒，安老爺捧了方匣兒，公子隨後進來。九公朝上把匣兒一舉，又把身子往旁一閃，向公子道：「老賢侄接過去。」公子便雙手接來，捧了安在東邊小桌上。然後安老爺過來，也是如此。安太太便道：「姑娘過去接着。」姑娘便忙過去接了匣子。心裡一積伶說：「這匣管保該放在西邊小桌上。」果見安太太也是這樣招呼。安太太又道：「姑娘先去了，禮好開光安位。」姑娘便過去打着問訊，磕了六個

頭只見安老爺上前去了那層紅綢空單現出裡面還有一層小龕及至下了迎面龕門才看見不是塑像却是兩尊牌位安老爺道姑娘請來瞻仰瞻仰你這兩尊佛姑娘過來仔細一看只見上首那座牌位鑲的是皇清誥授振威大夫何府君神主下首那位是皇清誥封夫人尚太君神主姑娘這才恍然大悟道伯母你只說是請佛原來是給我父母立的神主這却是我夢想不到的安老爺道自古道在家敬父母何必遠燒香人生在世除了父母是尊佛那裡再尋佛去此定至言然而人可無佛試問誰無父母父母猶非佛可比故復推極其至于天孝順父母不必求佛上天自然默佑不孝父母天且不容求佛豈能仍悔況佛天一理他又不是座受賄賂的衙門詢情面的上司憑你怎的巴給他他怎肯忍心害理的違天行事況且你的意思我座廟原為近着父母我如今把你父母給請到你家廟來豈不早晚廝守且喜你青雲山的約法三章我都不曾失信從前之神沙乾附拾兒一齊清淋姑娘此時直感激到淚如雨下無可再言安老爺道且待我點過主再請你安位姑娘不懂點主是怎麼會事只得入太廟每事問安老爺道你不見神牌上主字那點還不曾點神像便叫作開光神牌便叫作點主安太太便拉着姑娘道你照舊跪在這裡看着點一點你就磕一個頭姑娘跪好安老爺便沐手焚香請了鄧九公楮一官二人襄點早有家人預備下硃藍筆雞冠血淨水鄧家翁揖便從龕裡請出神主老爺先填了藍後蓋了硃姑娘跪在那里只記着磕頭也不及仔細去看此時只好看見中間點完了照舊入龕安老爺退下姑娘站起來安老爺便道姑娘這安位可是你自己的事子但是他二位老人家自然該雙雙拜座為是你一人斷分不過來況且你今尊的神主究竟你不好捧了入龕這便是我從前所講的女兒家父親尊母親親的話如今叫玉格替你代勞你便捧你母親的位姑娘一聽心內道敢則三禮彙通是他家裏的怎麼越說越有理呢只得答應老爺向了公子一眼公子便上前捧了何公的那位姑娘捧了尚太君的位繞過八仙桌子分左右一齊捧到大龕的神床上二人安了位當下二人向上這一走忽然從門外一陣風兒吹的那窗紙長鳴連那神幔上挂的流蘇也都飄舞好像真有个神靈進來一般一時大禮告成家人撤下那張八仙桌子把供桌安好隨即獻上了供品點了香燭便是公子捧飯姑娘進湯供完安老爺肅敬的獻了兩爵酒退下來便讓鄧九公行禮九公道我算是在我們姑娘這里自然儘老弟你合張老大你們兩親家先請這件事也是你的一番心你該先通誠告个祭然後才是我們句中有眼八面玲瓏說着又回頭問着

姑娘道：「姑娘你看這話是不是？姑娘連稱狼是。」安老爺便不推讓，上前炷了香，行過禮。姑娘便在下首陪拜。眾人只見燈展長眉，双花欲笑，烟結寶篆，倒像含着一團的喜氣。隨後安太太行過了禮，便是張老夫婦到了。鄧九公便合他女兒女婿道：「我爺兒三個一齊磕頭罷。」入開一詞，其中均有妙義。問何他父女翁婿拜過，鄧九公又向安公子道：「老賢侄，你夫妻也一同拜了罷，省得只管勞動你姐姐。」安老爺道：「他們是應該磕頭的，難道還要姑娘答拜不成？」姑娘笑道：「禮無不答，豈有不回拜之理？」張姑娘早過去了，站了首。鄧九公道：「姑娘既這麼說，可得過上首去。假如你二位老人家在他們小兩口兒磕頭的時候，他二位還一揖答兩拜，也只好站在上首。斷無在下首的。」說着，褚大娘子早把姑娘拉到上首去。安公子一秉虔誠的，上前炷了香，居中跪下磕頭。張姑娘在這邊隨叩，何姑娘在那邊還禮。方才姑娘若是照一年前那番斬釘截鐵，海闊天空的行徑，你們既說不用還禮，我就算咧，豈不完了一天的大事。無奈他此時是癡心靜氣，聚精會神，生怕錯了過節兒，不想這一答拜，恰成名花並蒂，儼然是金箱玉琢，鳳舞龍蟠。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四個看了，彼此點頭會意，好不歡喜。只見那供桌上的燭花齊齊的爆了一聲，那燭焰起的足有五寸餘長，爐裡香烟一縷升空，被風吹得往裡一惹，又向外一轉，忽然向東吹去。從何玉鳳面前繞過身後，聯合了安公子，縮住了張金鳳，重復繞到他三人面前，連給成一个大圓圈兒，好似把他三人圍在祥雲彩霧之中。一般玉鳳姑娘此時只顧還禮，不曾留意。大家看了，無不納罕。安老爺在一旁默然含笑，道：「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子思子良不我欺，一時撒謊，真漿獻茶，禮畢。」褚大娘子便走過來，向玉鳳姑娘耳邊說了幾句話。姑娘點頭，只見他走到安老爺安太太跟前，說道：「伯父伯母，今日此舉不但我父母感情不盡，便是我何玉鳳也受惠無窮。方才是替父母還禮，如今伯父母請上再受侄女兒一拜。」安老爺道：「姑娘你說不到。」安太太把姑娘扶起。鄧九公道：「姑娘你這一拜拜的，真是只是你看今日這番光景，你還要稱他什麼伯父母，竟叫他聲父母才是。」姑娘嘆了聲道：「師傅我豈無此心，正是大恩不輕言報論。我伯父這番恩義，豈是空口叫一聲父母報得來的。惟有叩天叫我早點見了我的爹娘，或是今生，或是來世轉生在我伯父伯母的膝下，作個兒女，那才是我何玉鳳報恩的日子。」鄧九公大笑道：「姑娘現鐘不打，到去借鐘篩，怎的越說越遠。關到來生去了。依我的主意，他家合你既是三代香烟緣，今日趁師傅在這里，再把你合他家聯成一雙恩愛配偶，你

也照你張家妹妹一般作他個兒女。叫他聲父母豈不是一件好事麼？何玉鳳聽了這話，只見他把眉一逗，望着鄧九公說：「道師傅，你這話從何說起？今日想來不醉便是合我別了一年，也不應悖謬至此。怎生說出這等冒失話來？」要知鄧九公聽了這話怎的收場，且待下回書交待。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證明守官砂

安老翁諷誦列女傳

且說鄧家父女不遠千里而來，要給安公子何小姐聯姻。見安老翁給姑娘父母立了家廟，教他接續香烟，姑娘喜出望外。一時感激鄧九公見他這番光景，是發于至性，自己正在急于成全他的終身大事，更兼受了安老翁的重托，便要趁今日這個機緣，作個牽絲的月老。料姑娘情隨性轉，事無不成，不想才開得口，姑娘便說：「此話休提。要照姑娘平日大約還不是這等說法。這還算安老翁安太太一年的水磨工夫，才陶鎔的姑娘這等幽閑貞靜，又兼看着九公有个師徒分際，猶大娘子有个姐妹之情，才這樣而談，其寔按俗話，這就叫作番了。這一番安老翁安太太為着自己的事自然不好說。張太太又不會調停，猶大娘子雖是善談，看了今日這局面，姑娘來頭不是連頑帶笑，便過得去的，只說句妹妹不要着急，聽我夫妻慢慢的講。」此外就是張老合、褚一官兩人，早到廂房，合公子談話去了。安老翁見這位大媒才拿起一把蒲扇來，就輪圓裡碰了這等一个大釘子，生怕卸了場，悞了事，只得說道：「姑娘論理話我却不好多言，只是你也莫要錯怪了九公。他的來意正為着你師生的義氣，我夫妻的深心，所以才提到這句話。安老翁這一開口，原想姑娘心高氣傲，不耐煩去領會九公的意思，所以把這三句作了個破題兒，好往下講。个所以然來，那知此刻的姑娘不是在青雲山合安老翁初次見面的姑娘了。才聽安老翁說了這幾句，便道：「伯父不必往下談了。這話我都明白。到聽我說人生在世，含情負性，豈同草木無知？自從你我三家在青雲山庄初會，到如今一年之久，承伯父的深恩，我師傅猶家姐姐的厚意，那一時不是要保全我的性命，成就我的終身？我便是銖石心腸，也該知感諸事聽命。無奈我心裡有難以告人的一段苦處，想我自從一十六歲才有知識，便遭了紀猷、唐那賊，為他賊子紀多文求婚。我父持正拒婚，觸惱那賊壞了性命。我見父親負屈含冤，都因我婚姻而起。我從那日便打了個終身守志，永不出閨門的主意。好給我父爭這口怨氣，誰知紀猷、唐那賊，既逼死我父，還放我母女不過。我所以才設法送了我父靈柩回京。」

我便伴着母親逃到山東地面。聽說鄧九公是年高有德的誠實君子。我方去投奔他。為的是靠他這年紀聲名。替我作一個證明師傅。好叫世人知我母女不是來歷不明。及得了青雲山棲身。我既不能靠十個指頭。趁些銀錢。換些柴米。又不肯捨了這條身子。作人奴婢。却叫我作什麼。奉養母親。論我所能的。就是一把單刀。無法只得就這條路上。我母女苟且圖個生活。及至走了這條路。說不盡的風塵。駭龍蛇。混雜龍蛇混雜兩見一在姑娘所開張羅薪水之道路一在公子所樂教育英才之衙門。已就大不是女孩兒家的身分了。縱說我心無可愧。見得天地鬼神。我這條身子。身未分明。就難免世人議論。因此我一到青雲山莊。便稟明母親。焚香對天設誓。永不適人。請我母親在我右臂上點了一點守宮砂。好容我單人獨騎。夜去明來。趁幾文。沒主兒的銀錢。供給母親的薪水。這是我明心的實據。並非空口推辭。此地並無外人。我師傅是九十歲的人。便是伯父待我的恩情。也抵得過生身父母。不妨請看。說着便把袖子撩起。請大家驗明。稟見他右胳膊上有指頂大旋圓的一點。硃砂印記。透入皮肉。騰理當下九公父女合張太太。以及那些婢僕看了。都不解是怎生一個講究。只有安老夫妻心內明白。驚喜疼愛。原來他老夫妻看准姑娘性情純正。雖是埋沒風塵。到像形踪。詭秘真有個磨而不礪。涅而不緇的光景。只是要娶到家來作媳婦。且感念他救了自己兒子。延了安家的宗祀。如今見姑娘有這段苦志深心。他老夫妻更覺出于意料之外。不禁點頭贊嘆。把姑娘死轉拒婚的心思。益發作成了他老夫妻的求親張本。志在璞完。轉成玉銜。君子原其心。焉可矣。這便叫事由天定。豈在人為。却說何玉鳳。証明他那點守宮砂。褪進手去。對安老翁安太太道。我這番舉動。也就如古人的臥薪嘗膽。漆身吞炭一般。原想終了母親的天年。雪了父親的大恨。便算完了我這生的事。那時人知我冰清玉潔。不曾玷辱門庭。不想母親故後。正待去報父仇。也是天不絕人。便遇見你這義重恩深的伯父伯母。合我師傅父子。費了無限精神。成全得我轉禍為福。死裡求生。合葬父親。重回故里。我那時若一定不跟你二位老人家回京。便是不識溫存。不如畜類。所以我才預備說明到京葬親之後。只求伯父給我尋座廟兒。近着我父母墳塋。完成素志。令承伯父不枉了我。極身廟宇。特給我父母立了家廟。不但我身有所歸。便是我的父母也神有所托。這一片苦心。便算你二位老人家念我搭救你家公子那點微勞。也足報過來了。至于姻緣兩字。久已與我無干。便是諭旨綸音。也當原諒。姑娘這一段話。說了个知甘苦近情理。並且說得心平氣和。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四人作

的這件事竟有些欠斟酌。從來問名納彩，也得循乎情理。豈有趁人家有事宗廟，這天大家在一處，當面說對面，就合本人兒說起親來，也就無禮了。安老爺本意，只要保重姑娘，給他立位安身，好完他的終身大事。這段姻緣，並不曾打算到公子身上。因鄧九公父女一心向熱，定要給公子聯姻成就。這段佳話，再加張金鳳，因當日給他作成這段良緣，飲水思源，一定要合他花開並蒂，蚌孕双珠，才心滿意足。在安老夫妻也非不知此刻事給他辦得完全，將他娶到自家，便是私心轉念一想，既要成全他到底，與其聘到別家，萬一有始無終，莫如娶到自家，可期永遠。所以大家意見相同。然則他四人之中，如安老爺的學問見識，安太太的精神操持，鄧九公的閱歷，豬大娘子的積貯，豈不深知姑娘的性兒怎的就肯這等冒失的。這也有個原故。在鄧家，安老夫妻一邊是服定了安老爺，覺得我把弟的本領，慢說一個十三妹，就是十個十三妹，也不怕再他不轉。在安老夫妻這邊，見姑娘在青雲山莊，經了那番鬧導，在船上又受了一路溫存，到京裡更經了一年作養。近來看他言談舉止，早把冷森森的一團秋氣，化成了和霽霽的滿面春風。認定他是個性情中人，所以也把性情來感動他，給他父母安葬立祠，都叫公子代勞。料想他性動情移，斷無不肯俯就之理。再經鄧九公年高有德，出來作這個大媒，姑娘縱然不一諾千金，一定是兩心相印。只要姑娘眼皮兒一低，含羞不語，這門親就算定規了。至于姑娘當日在青雲山莊，因他父親為他姻事含冤負屈，焚香告天，臂上點了守宮砂，設誓永不適人的，這個恩情，便是舅太太合他睡了將及一年，他的乳母了環，貼身服侍他的，尚且不知這四位怎的曉得，所以鄧老頭兒才拿起那把冰斧來一斧子，就碰在釘子上，捲了刃了。那邊安老先生見風頭不順，正待破斧沈舟，講一篇澈底澄清道理，將作個破題兒，又早被姑娘接過話來，滔滔不斷的一套，把他四人湊在一處，商量了將及一年的。一個透鮮的招兒，說了個隔腸如見。安老爺聽罷，心裡暗道：他雖然見解，是愚忠愚孝，其寔可敬可憐，但事已如此，斷無中止的理。治病尋根，他這病源全在痛親而不知慰親，守志而不知繼志，所以才把個見識弄左了。脈案親切且把鄧老的話撇開，先治他這病源。因而姑娘嘆了一聲道：姑娘你這一片至誠，我却全然不知。無怪你方才拒絕九公。今九公這話且作緩商。似縱之實非縱之實但是，你這番舉動，雖不失孝心，却不合倫常至理。經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定而後天，平成女嫁男婚，男女別而後夫義婦順。這是聖賢的大經大法，不同那愚忠愚孝。何況古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又道女子從人者也你這永不通人的主見我以為斷斷不可你是個名門閨秀也曾讀過詩書你只說史鑑上幾個有名的女子看去為老固自以講孝女如漢淳于意的女兒緹縈上書救父鄭義宗的妻子盧氏冒刃衛姑講賢女

如晉陶侃的母親湛氏截髮留賓周顛的母親李氏具饌供客講烈女如朝重成的女兒九英保身投糞張叔明的妹子陳仲婦遇賊投崖講節女如五代時王凝的妻子李氏持斧斷臂季漢曹文叔的妻子引刀割鼻講才女如漢班固

的妻子曹大家續成漢史蔡邕的女兒文姬騰寫賜書講傑女如韓夫人的助夫破虜木蘭的代父從軍以至戴良之女練裳竹筍梁鴻之妻荆釵裙布也稱得個賢女這班人才德賢孝節烈智勇無般不有只不曾聽見有父死含冤終

身不嫁的安老又自以為這是什麼原故也不過為着倫常所關三綱不絕九倫不戮假若永不通人豈不先于倫常有碍姑娘一聽也知安老爺是一團化解無如他的主意是拿定了的只笑道伯父說的這些話怎生不曾聽得這班人

以前又有一班人作過這些事想也是從他作起這永不通人便從我作起又有何不可父母毀而終身不嫁自十三姑娘直欲自我作姑類直欲自我作却說安老爺料着姑娘不受這等的話定有一番雄辯看他怎生說法再合他說到本地風光設法

擒題不想姑娘關了个皮子到出乎意外一時抓不着話兒鄧九公在旁一看急了你道他因何着急他此來本是一片血心這邊要衛顧把弟那頭要成全徒弟再不料一開口先受了那麼幾句厭話關了个兩下對不住算是殺了

个懸梁子的大筋斗這一裁他覺的比當日裁在海馬周三跟前還露着砒礞只羞得他那付老紫臉透了紅兩眼圓睜滿頭大汗兩只手不住掠汗及至聽安老爺接上話了料着他定有幾句吃緊的話問得住姑娘不想他開了會子

之乎也者到背了大半本列女傳漸漸的釘不住姑娘這不是前番青雲山的樣子了再照這般文謝謝的大事不散了嗎因此他不容安老爺往下分說便向姑娘道姑娘你這話不是這樣講的俗語說的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是个

娘兒們沒說一輩子不嫁出的再說這件事也不是一半天兒的話了我寔告訴你罷便把自己合安老爺當日筆談的那天我女兒怎麼忽然提親怎的就要立刻作媒安老爺怎的料定姑娘不肯恐致慢事攔我且莫提起等 you 回

京滿服之後再看機會的話一直說到今日怎的特來作媒向姑娘告訴了一遍重又對姑娘說你雖憑你怎麼樣你只依着我這話我比你晒的日頭也多經七十多年我的話再不會錯的無論你當日設的什麼重誓都應在我身上